

黄二泥

老向著



普 及 叢 書

黃 土 泥

老 向 著

人 間 書 屋

民國廿五年六月初版

每冊實價四角

黃土泥

普及叢書之一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著者 老向

發行者 陶亢德

電話二二五七九號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直接購買辦法

本屋所出書籍，售價特別低廉，故極望讀者直接購買，籍免本屋受代售處之折扣欠賬等損失。謹訂函購辦法如下：

- (一) 外埠購買，以銀行匯款較為省費妥捷。如無銀行之處，郵票代湊十足通用，惟以五分以下及不限省用者為限。寄書郵費免收，但不掛號。如有遺失，由本屋酌量免費補奉一冊，加掛號郵費八分。
- (二) 本埠購買。距本書屋路遠不便者，可以明信片示知或電話通知欲購冊數，當即飭人送上取款。

孫序

王向辰兄是一位老作家，近十年來在各刊物上發表許多文藝作品，是讀者的熟人，不用我來特別介紹，不過有些話，也應當在此地說一說。

他是河北省東鹿縣人。東鹿雖然久已被人稱作「金東鹿」，似乎這一縣在河北全省中，可以算是一個較為富足的縣。但是可惜東鹿之所謂金，並不被描寫於老百姓，而專是描寫作官階級的人。因為東鹿人喜訟而不健訟，作官於此邑者，就藉此吮吸民脂民膏。於是東鹿之金，遂盡被作官者搜括而去。這是老話，現在想未必如此了吧。向辰兄是東鹿縣的鄉下人，從小時候，就住在鄉間，所以對於民間的疾苦，知道的清清楚楚。這可以在他早年發表的作品中看出來的。

最近三年，他又加入平民教育會，作深入民間的工作。他的工作地點，就是定縣西平朱谷村。這個村子是平教會許多村工作中之一個村。向辰兄本是鄉下人，恰巧又來鄉間工作，當然要有許多可以寫作的材料，波動了他的靈感。

河北省近年來隨着全國農村破產的潮流，同樣的破產，他住在這個小村子中，天天與許多老鄉民接觸，所感甚多，所以在工作之暇，又寫了許多刻畫民間生活的作品，在那風行一時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上，隨時有他的作品，十分受讀者的歡迎。

最近許多朋友勸他把這些作品彙印成單行本，與已發表的庶務日記先後獻給愛好他的作品的朋友。於是他從許多篇中選出這些篇來，印成一個小冊子，名爲「黃土泥」。在景的方面並不算怎麼多；可是，在質的方面，卻極爲精純。讀者看了黃土泥這三個字，似乎可以不必開卷，即可想到書中的內容，是描寫的土房土地與土人物。

「谷風」與幾篇末尾所記的「谷中」之「谷」字，就指的西平朱谷。這個村子在定縣城南，出城約八里地。據父老的傳說，從南門到西平朱谷的途中，有一個地方，就是當年作陋室銘的劉禹錫先生的住家，這個古蹟今已不易搜尋，但是陋室，則到處都有。西平朱谷村西口外有一座古墓，據說是北魏時代拓拔氏之墓，究竟屬於拓拔氏甚麼人，或是否屬於拓拔氏，今亦皆不可考，不過是一座荒荒涼涼的古墓，算是本村之一景，隨時供村人的登臨遠眺而已。

黃土泥中的各篇文字，大半是寫於西平朱谷村中的，所以他要說谷風和谷中。讀者乍一

看到谷字，就可以聯想到三百篇詩中出於幽谷遷於喬木的幽谷；同時更可以聯想到最好是出幽谷遷喬木，切不可下喬木入幽谷。這兩種想法，不能說是沒有片面的理由。不過中華民國到了今日，最好還是有許多人去下幽谷，作那深入民間的工作，不必想遷喬木，到大都市中去享受現代文明的一切物質。因此向辰兄之入西平朱谷而多寫谷中的生活情形，確是值得贊許的盛事。盼望尚未入幽谷的人，看了黃土泥，最好也下一下幽谷，看一看民間的實際情形是怎麼樣。佛經上所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耐人尋味的一句名言，何況所謂谷中，還不是地獄呢！

「谷風」這一篇，就是向辰兄第一日入谷的素描，試讀文中所記途中人與車三次顛覆，可知道路之崎嶇。既到村中的工作處，口渴求茶水不可得，只好等吃飯時先一口氣喝兩大碗小米粥；所謂吃飯，可以一連五天只有一碟拌豆腐，可知深入民間生活之艱難。他入谷之日，是九月十九，正在仲秋；而住室之中蒼蠅仍大肆猖獗；入夜除蒼蠅外，面前還可以有一隊小蜘蛛五六十頭，源源而來，可知村工作居處情形之一斑。

「村聲」是描寫村中的聲音，這裏所說的，不在於描寫其熱鬧情形，如描寫都市中汽車電車人力車；乃是描寫村中過於清冷，過於寂寞了，隨時盼望有一些聲音來打破了村中的清

冷與寂寞，好比莊子所說，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的意思。因此在夜間雄雞隨時的叫；梟鳥偶然的長嘯，與羣犬的狂吠，都可以打破「打夜作」的人們深夜的無聊。至於早晨除去雞鳴而外，首先就有「蓬蓬蓬」打破皮鼓賣豆腐的人。而賣燒餅麻糖者之打小銅鑼，可以整天的打著。甚而至於村婦罵街，或小孩子在街上偶然的大喊一聲，都可以惹許多人跑到門外去看。寂寞而求安慰，至此算是登峯造極了。

「掃帚」描寫農村秋後的掃帚草，滿田滿野，紅紫萬千。據向辰兄說，其景色不比紅葉差多少。他更說，在秋高氣爽之日，喜歡到山裏欣賞霜葉的人們，大可以到農村看一看掃帚的奇景。這種寫法又幽默又尖酸。

「糴米」描寫村婦糴米的小氣與貧氣。在城內糧市上整日徘徊，受盡米經紀的揶揄，才糴了二升帶砂子的粗小米回了家。但這並不算是可憐，因為在她的歸途中，還有許多挾着空口袋回家的人呢！

「柳芽兒和榆錢兒」描寫春天村女三五成羣，上樹採取柳芽兒與榆葉以便賣錢的情形。據向辰兄說，很想到北平或南京去對那些貴人們宣傳一下柳芽兒與榆葉之富於生命素，他們要是肯把這兩種野味代替了海參和魚翅去宴客，客人也許以無此野味為憾了。但是也幸而他

們沒把這兩種東西看成和鮭魚蓴羹一樣，不然這兩種東西怎能留在鄉下，使我們還有一嘗的福氣呢！他這類的話，雖尖酸，卻不刻薄。

「鄉下人的春天」描寫鄉間的春天，春風陣陣從四鄰吹來，但是無花香，只有蓴味。鄉下人用糞施肥，認為糞是生命的一部分，因此用手捧它，用腳踏它的親近蓴味。在鄉間偶然有一樹桃花襯在古墓蒼柏間也很值得游人的欣賞；但是鄉下人精疲力盡，竟至於對桃花熟視而無覩。

「村兒輟學記」這一篇看起來好像是一篇幽默的文字，讓人隨看隨笑，以致於看完還可以笑不可仰。其實這一篇在表面上是幽默，其內容則實實在在的包含着一個絕大的問題，即在大城市裏住洋房，坐沙發，手執自來水筆編的教科書，並不能在鄉間小學來應用。恰巧我們中國又特別是農村多於都市的國家。編小學教科書的人，若是忘掉了鄉村而專顧到都市，固然不對；可是根本就不懂民間，偏要編全國各地通用的教科書，也是不對。因為這種教科書除大都市外，便不能通用於各地了。鄉間那有穿皮鞋，旗袍兒，剪了頭髮的媽媽？那有戴眼鏡兒，分着頭髮的爸爸？更那有用左手搖紡車紡線的人，與拿着鞭子站在外手兒的趕車的人呢？

向辰兄最近有一篇「語文教學」的論文，登在民間半月刊二卷二十期上，其第四項論到「國語選材之標準」，也曾說到教科書中，要是擺上些「吃茶吃糖」「喝牛奶」「猪肉水果」「分髮皮鞋」「翻領西服」……一類的材料，是不合於農村實際情形的。

「換一換年頭兒吧！」描寫鄉間白菜遭了蟲災的時候；麥子起了黃疸病的時候；趙家二十七歲大姑娘嫁了一個十四歲的啞吧，等過了兩年啞吧病死，趙家姑娘要尋短見的時候；老村長被官兵無理的刺激的時候，大家都這樣的說「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

又描寫七十多歲的老公母倆，無兒無女，專靠着老頭子賣燒餅度日，姪女婿看着太可憐了，給了老頭子一角錢，老頭子換了五十個銅元，放在炕蓆底下，預備天熱時縫一條單褲。不料過了三天一檢查，少了三大枚，老頭子疑心老婆子偷去了，就打了她兩個嘴巴，她跑到十字街去痛哭，訴委屈，等了一會兒老頭子也嗚嗚的哭來說，那三大枚又找着了，於是在這雙老夫婦的鬧爭裏，勸解的人都說「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

向辰兄的這一篇，簡直是對於民衆痛苦的一種大聲疾呼，對於秉國鈞者垂泣涕而道！

「吾民其爲毛人乎？」描寫因爲改新秤，鹽的量減了一兩有六；而每斤的售價，卻漲至銅元五十四枚。村夫一天的工資，不過八枚；村婦賣一雞之價，也不過一角錢。因此農民遂

不得不刮取硝鹽；但是私鹽有罰；若不食鹽，據說全身可以生毛。向辰兄遂想到既不吃鹽，又可生毛，如此既可免鹽官之剝，又有寒衣之備，二利兼收，於是「吾民其爲毛人乎？」的呼聲，遂脫口而出。

這本黃土泥付印之前，向辰兄曾把全稿送給我看，並且要我替寫一篇序。我與向辰兄彼此都是作民間工作的人，因此我對於他所說的更特別感到親切。於是在看「黃土泥」的全稿時，對於前述的這幾篇，心中便有了這些要說的話。現在寫了出來，只能算是對於讀者的一點紹介；並不能算是序。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孫伏園於定縣

自序

「滿身的黃土泥，滿頭的螞蚱籽兒。」這是城市人挖苦鄉下人的話。

記得剛到北京去上學，有一天立在操場，呆呆的看着別的同學們打球。忽然間學監要賣弄他的眼力，指着我向大家說。「一瞧就曉得他是從鄉下來的，你們看他布鞋，布襪子。」一位同學立刻俏皮了一句「滿身的黃土泥……」

「黃土泥」這是多麼難堪的字樣啊！經過師長和同學們這樣嘲笑以後，我着實的「自慚形穢」了十幾年。這十幾年中，無時無刻不在極力的設法洗刷自己的黃土泥。布鞋布襪當然早已脫掉，頭髮也漸次的由短而長了。先前是，不愛說的話就不說，不愛理的人就不理，慢慢變得強說着不愛說的話，強理着不愛理的人；從前脫口而出的率真語，反而必須在喉嚨裏濾過一遍才肯吐出來。

然而野性難馴，偶一不慎，還不免露出鄉下人的本色來，惹人恥笑。有一次，我當着許多城市中的同學們說，我還不曾聽過梅蘭芳的戲，被一位朋友正心誠意的忠告我說：「你即

使真沒有聽過名角的戲，在大庭廣衆之中也不應該說出來。那，顯着多麼土氣！」這真使我覺得自己太不行了。我怎麼就不會「啥大說啥，見了駱駝不說馬大」呢？我要努力學習着不土氣，努力洗脫着黃土泥。真是練啥有啥，未及三年，多少也算有所成就。例如在飯堂裏擡筷子，罵廚子，城市的同學們慣會這一手兒，我也學會了這一手兒。總之，脾氣日以大，身手日以懶。不如此，怎樣可以表示「不土氣」？

自己身上的黃土泥越來越少，自然覺着別人身上的黃土泥太多了。一遇到假期，我慢慢的不情願再回到故鄉去。那些土頭土腦的街坊，土汗土臭，令人不可嚮邇；談起話來，土音土調，土字土詞，實在土得不堪。相見之下，不論早晚，總先問你一句「吃了？」此外便也別無他語。實在必須扳談的時候，他便一定會問你幾時可以畢業，那年可以出官。有一次，我又偶一不慎，老實告訴他們說，我念書爲得明理，並不爲作官。恰巧這話被一位長輩聽了，叫到我一邊兒去，拉長了面孔訓戒我說：「對鄉下人說話，總不妨是『雷聲大雨點兒小』啊。京腔不可不撇，架子不能不擺，不然，人家會說你土氣，說你村俗，說你白上了學。」我本來不情願接近那些滿身黃土泥的鄉下人，而況又有「土氣」問題夾在裏邊，自然就更不情願了。

剪斷截說吧，城市人既以黃土泥爲愚蠢的象徵，鄉下人也以不土氣爲無上的光榮。師長的教導，社會的陶冶，都在使我不能不以洗刷黃土泥爲人生第一大事。於是爲了表示不會沾着黃土泥而賞月，而看花，而登山，而喝酒，而打牌，而酬應，而說謊，而贊嘆，而議論，而愛國，而憤慨，而說現成話，而是己非人，而裝扮鬼臉，而違心所欲，而將無作有，而以虛爲實；甚至於投考大學，參加革命，也無非以「免於土氣，洗掉黃泥」爲基本哲學。這樣精心圖治了十幾年，總該不土氣了吧？誰知而竟不然。

莫非真是天定勝人，天生的美，再也不會醜；天生的俗，再也不能雅？我是天生的鄉下人，彷彿連靈魂都包着一層黃土泥，任憑怎樣洗，再也不會洗去根兒。白天不土氣了，夜裏作夢也還是土氣的。坐着不土氣了，立着也還是土氣的。甚而至於同一觀感，土氣與不土氣糅在一起，同時各佔一半。例如在公園裏，在遊戲場，總以爲因風縱香的是那些紅紅綠綠的衣服，衣服以內還不免是糞臭一般的軀殼。眼裏看見對門兒軍長公館的汽車，一排幾十輛；同時也看見東鄰家瞎三拄着明杖在汽車夾縫裏閃躲着。聽見堂皇富麗的大禮堂中的音樂，同時也聽見乞兒的打磚叫街。看了馬路上綁赴刑場的囚犯，總以爲也許是自己的五親六眷，鄰里街坊。這樣近於看花揮淚的殺風景的土氣思想，偏偏是源源而來。多年的努力洗脫黃土

泥，最初也未嘗不是有樂無苦，自鳴得意；繼而便苦樂參半了，終而至於有苦無樂。例如每逢於酬應場中歸來，沒有一次不是深覺無味，嘆爲不值的。漸次覺悟到以前所努力的，無非是喪失故我，更趨庸俗。「土氣」只是不文罷了，庸俗則令人難堪。於是，身上不會洗掉的黃土泥根，又潛長滋蔓起來了。

自服務於定縣平教會，再回民間，日日在黃土泥中求生活。大風一起，塵沙蔽天，耳目口鼻盡被黃土泥封鎖起來。照道理講，應該更痛恨「黃土泥」了，誰知又竟不然，偏偏是日漸發見黃土泥的高貴。沒有黃土泥燒成磚瓦，城市的高樓大廈怎能造得起？沒有黃土泥生長百穀，城市中那些官吏，學者，以及專說俏皮話的人們將怎樣生活？給官家修路的是誰？納稅的是誰？作衛士的又是誰？還不都是那些滿身黃土泥的百姓？「黃土泥」又何負於城市中的人？想到這裏，覺得十幾年中努力的洗脫「黃土泥」，真是白費力氣，誤入歧途。和那些土頭土腦的鄉下人比起來，才真真的「自慚形穢」，自悔太不土氣呢！

在定縣不覺已有三年了。工作之餘，喜歡弄弄筆墨，寫寫短文。然而三年之久，也不過寫成三五十篇，其收穫之可憐，也就算到了家。其中多半都是從黃土泥中發掘出來的東西。有的是貢獻人們一些藜藿，有的也好像是向大家撒一把蒺藜。人間書屋主人陶公，似乎不嫌

藜藿，偏愛蒺藜，於是黃土泥這本雜集便印成功了。皇天見憐，如能多得一些空間，也許還能貢獻一些稻粱黍麥，少撿一些秕糠，以答謝不嫌土氣的讀者。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老向於定縣景慧中學

黃土泥目錄

村兒輟學記	一
吾民其爲毛人乎	一〇
糴米	一三
換一換年頭吧	一六
斗行	三
柳芽兒和榆錢兒	三五
鄉下人的春天	六
村聲	三
論官令打井	五
谷風	五
抽水機	四七

吾不如老農	五
偷龍王	六
糖瓜祭灶	六
掃帚	七
定縣的平民教育	七
孫伏園先生	九
寄包裹	一〇〇
逮走	一〇三
郊外窺井記	一〇七
故都黎明的一條胡同兒裏	一一三
女房東	一一九
一日之內	一二四
背運的連鎖	一二三
尊僞論	一四一